

李 栋 著

世

魔

魔

M

鬼

G

世

S

界

J



界

鬼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魔鬼世界

李 栋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 新登字02号

魔 鬼 世 界

李 栋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南宁二七二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8.5印张 187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册

ISBN 7-5363-1899-5/I·454 定价：4.50元

上穷碧落下黄泉，
两处茫茫皆不见，

——白居易

目 录

一、遇故人疯子拦车.....	(1)
二、救困危沈刚得友.....	(9)
三、采灵芝柳直坠崖.....	(26)
四、难瞑目老父遗愿.....	(40)
五、吴隐峰柳枝接骨.....	(51)
六、不屑徒奸骗《金匱》.....	(62)
七、沈刚领头罢轿.....	(78)
八、秀英饮恨黄泉.....	(89)
九、传奇书异人辞世.....	(99)
十、路茫茫净友惜别.....	(106)
十一、滨海巧遇腊妹子.....	(111)
十二、尘寰又逢有心人.....	(125)
十三、王海泉铤而走险.....	(133)
十四、痴情女舍己救人.....	(143)
十五、楞阿有赌场割肉.....	(161)
十六、阔小姐跳楼拒婚.....	(173)
十七、黑湾别墅医生反求医.....	(183)
十八、海角沙堤闺秀论落日.....	(187)
十九、何小姐的鱼缸世界.....	(194)
二十、柳大夫的惊人杰作.....	(199)
二十一、心许情与明月作证.....	(208)

二十二、以退为进雾散云开·····	(219)
二十三、天从人愿珠联璧合·····	(227)
二十四、一波三折亡命天涯·····	(238)
二十五、遭大变曼翠蒙难·····	(246)
二十六、庆新生破镜重圆·····	(259)
后记·····	(263)

(1)	李商隐《无题》	一
(2)	李商隐《无题》	二
(3)	李商隐《无题》	三
(4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四
(5)	李商隐《无题》	五
(6)	《蜀道难》	六
(7)	李商隐《无题》	七
(8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八
(9)	李商隐《无题》	九
(10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十
(11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十一
(12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十二
(13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十三
(14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十四
(15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十五
(16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十六
(17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十七
(18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十八
(19)	李商隐《无题》	十九
(20)	李商隐《无题》	二十
(21)	李商隐《无题》	二十一
(22)	李商隐《无题》	二十二

一 遇故人疯子拦车

一棵虬须苍劲、亭亭如盖的古榕，隔街而望地矗立在滨城军管会的前面。

榕，是南方最常见而又颇为奇特的一种高大乔木。它的叶是半革质的，枝桠特别多，华美的树冠犹如平地拔起的一把巨型的罗伞，给人们一种不凡的气概。更奇妙的是它的躯干、横枝，乃至最令人难测的地方，会冷不丁的垂下一缕缕一丝丝黑褐色的气根。当它吊在半空时，光秃秃的倒无太多出奇之处。可是一旦触碰地上，便会扎进泥土里，长出根须来。之后，原来的气根便发育成树干，抽芽、长叶、发枝……最后脱离母体，变成一棵独立的新树，新树继续吊下气根，气根又发育成另一棵树……母树“生”子树，子树再生孙子树……就这样母连子，子带孙，有时一棵独榕，竟能用这种独特的“须根繁殖法”，衍生出一大片榕树林来！也许是因为它的树冠华美，令人观之驻足留连；也许因为它的旺盛生命力令人叹为观止……总之，南方遍植榕树，南方人喜爱榕树。夏天，人们常到榕荫下纳凉，爱用榕作盆景或其它工艺品，连蛀空的老树洞，南方人也常在里面勒石刻像，成为“社公土地”的神龛……东坡居士因爱竹，便认为可以

食无肉，而不能居无竹。对南方人来说，能否食无肉且权当别论，居无榕的地方，恐怕还不多见呢！

此时正值炎夏日当午，烈日如火，街上的行人稀少，古榕树下，站着一个人衣衫褴褛的瘦高汉子。此人看去不过四十多岁，却留着一大把毛刷似的胡子，脸色死白、刻板，没有任何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。特别令人瞩目的是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，总是死死地盯着掩映在葱笼的林木中的军管会大楼，仿佛那里有无穷的意趣，说不清的奥秘，有时十分钟、半小时都目不旁移，连身躯也不挪动一寸，那神态实在古怪，又有点令人可怕。

这真是个奇特的场面！可是在大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——一位黑脸膛的山东彪形大汉——却熟视无睹，眼睛也甚少往这边睃一睃。

其实他又何尝愿意这种“和平共处”？为此他还小小的吃了一次亏呢！

那是十多天前的一个中午，也是黑脸膛战士值班。这位山东大汉有着一股天生的煞气，平时只要他在庄严的军管会门楼一站，闲杂人等便会自觉地“肃静回避”。可是今天邪虎，接岗不久，便发现街角那边忽然聚起一帮人，闹哄哄的又是叫，又是笑。忽然，人丛中突奔出一个衣衫破旧的麻杆般的汉子，朝着军管会大门冲了过来。黑脸膛战士大吃一惊，正要迎上前去查问，那汉子手一扬，一只烂鞋已飞了过来。

“炸！炸死你这魔鬼！”汉子嘶哑着嗓子大喊，又发出一阵哭一般的笑声。

黑脸膛战士又惊又怒，喝了声：“干什么的？站住！”

汉子全不理睬，反而迎头撞上来：“啊哈，是你，阿有，不、不赌了，出息了，唔，腊妹子是个好姑娘，她说

得对。”忽然，又脸色惨变，“可是这魔鬼世界，你不赌行么？赌！别人赌田赌地，赌妻赌女，你当然可以赌血汗钱！赌人肉赌性命！赌啊！我不阻拦你了，曼翠也不阻拦你了，赌啊……”

看热闹的人更多了，却慑于黑脸膛战士的声威，不敢再拢上前来，阵阵笑声，却颇有点肆无忌惮。

黑脸膛战士急怒交加，猛地把挂在背后的匣子枪拉到面前，揭开盖子，捂住枪柄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站住！再敢乱说乱动——”说着就要把枪拉出来。

有人惊呼：“大军同志，他是疯子！”

“疯子？”黑脸膛汉子眼睛直了。

“是疯子！十足十的疯子！”一位老大爷向前一步，指着麻杆汉子，“早几年住在居仁里，我认识他。”

黑脸膛战士细细端详，见他目光散乱，全无神彩，神情古怪，难以名状，不禁松了一口气，又摇了摇头。

一位老大娘显然也认识这个疯子，看着黑脸膛战士，又看看他，一声叹息：“唉，早先是个多好的人，还是个拿脉看病的大夫哩，一手跌打接骨的好功夫！”

“怎么会疯成这付模样？可怜！可怜！”

“是啊，得了失心疯，毒死了老婆，又把亲生崽娃的脚也活生生地打断了……唉，都说好心有好报，他明明是个掏得出心、舍得了命给病人的好大夫，是哪辈子做下的孽，要报在今时今世……唉！”老大娘边说边用衣袖擦了擦眼睛。

人群发出一声：“啊——”更起劲地议论起来，夹杂着一声声惊叫和叹息。

黑脸膛战士顿时紧张起来：看不出这麻杆汉子，如此穷凶极恶，竟然还是医生哩！军事管制委员会，可是机关重地，

要是这家伙突然犯起失心疯，给哪位首长捅上一刀……他越想越觉得心头阵阵发怵。不，得把他弄走！想到这里，忙把匣子枪甩到背后，大步向疯子迎去：

“呔，疯子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走！”

疯子嘻嘻直笑：“走？是上天？还是入地？”

黑脸膛战士一声断喝：“是叫你给我滚开！”伸手向疯子推去，却不敢用劲。没想到疯子却用上了劲，呱呱一声大叫，出手一推，居然把黑脸膛战士推得倒退好几步，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地上。

人群发出一阵哄笑。

黑脸膛战士恼了，冲上前去，一把抓住疯子，恨不得来个反手擒拿，让他知道姜头是苦还是辣！无奈警卫班长闻声走了出来：

“大个子，怎么回事？放开他！”

黑脸膛战士挺不乐意地把他放开了，一边向班长报告事情的经过。

班长回头，疯子已经不声不响地走到榕树底下，痴痴呆呆地盯着军管会的大门，活象一块石头钉在那里，无论班长和黑脸膛战士如何吆喝，都不能使他的目光离开大门片刻。

疯子就是疯子！

班长瞥了一眼越聚越多的人群，向黑脸膛战士摆了摆手：“算了，一个疯子，没道理可讲的，就让他站在那里吧。注意点，别让他闹出什么事来！”

班长的吩咐，无异给疯子开了绿灯。此后十多天，疯子天一亮便来到古榕树下，石像般的桩立在那里，死死地钉着军管会的大门，不管赤日炎炎，还是刮风下雨，从不间断。有时一站就是一整天。也有些警卫战士试图把他弄走，可是

试了几次，都没有奏效，只好罢了。现在，又轮到黑脸膛战士值班，有了如许教训，自然也只好“熟视无睹”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昨日深夜才出差回来的军管会副主任沈刚从办公楼走了出来。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军人，方脸膛，浓眉毛，阔嘴巴，特别是那双经常放出锐利目光的眼睛，更增添了军人的风采，敦厚之中，透出一种威猛之气。只见他跨着腾腾大步，刚钻进美式吉普车，大榕树下的疯子狂喊一声：“走啊！离开这腌臢龌龊的魔鬼世界……”喊声未停，已象离弦的箭，扑向军管会的大门。

糟，果然出事了！黑脸膛士大吃一惊，还来不及制止，疯子已冲到正在行驶的吉普车前，要不是司机手急眼快，“吱”地来了个急刹车，疯子非被辗死轮下不可。

黑脸膛战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忙走上前去。只见疯子张开双臂，拦住吉普车，两眼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，直愣愣地盯着车里的沈刚，嘶嗓大喊：“你不走，我可要走了，走啊……”又一次向吉普车扑去。

“谁？干什么的？”沈刚忙从车门探出头来，一看疯子的模样，不由放柔了声音：“喂，老乡，你找谁？”

疯子的目光灼灼：“找你！哈哈，走吧，离开这魔鬼的世界，上天入地去！”

沈刚的眉头皱了。这时，黑脸膛战士已把疯子扯开：“报告首长，他是疯子！”

“疯子——”沈刚沉吟着，仔细地打量起眼前这张乱发蓬松、胡子巴茬的脸庞来。突然，他在这张变了态、失了形的脸上，叠现出另一张熟悉的脸庞的轮廓，对，那关刀似的两撇眉毛，刚毅周正的鼻子，微微有点上翘的嘴角……他禁不住大吃一惊：难道是他？！连忙下车，迎上前去，更仔细地

端详起这奇怪的疯子来。终于，他不再疑惑面前是谁了，禁不住脱口而出：“哎哟，难道真是你，柳直？！”

疯子似乎清醒了一点，看看沈刚，突然爆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：“柳直？柳能直吗？不，它不会直，他也不在这腌臢的魔鬼世界里了，哈哈……”

他不停声的狂笑，眼睛却涌起一层泪翳。

是他！真的是他啊！沈刚连忙扑上前去，一把抓住这位叫柳直的疯子的手。可是柳直又迷糊了，两眼发愣，面容恍惚，两只青筋暴突的大手，任由沈刚握着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两眼也痴痴呆呆地不知望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啊，疯了，真的疯了！老朋友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，一位身怀绝技的国医圣手，竟然被糟踏到这种地步！沈刚心头不由阵阵发酸。想当年庐山一别，两人走上了探求人生的不同道路，一个要救世，一个要救人，预期有一天能殊途同归，一起举起双手，去迎接新的世界。那种追索，那种探求，真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啊！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这么一个地方，在这样的情景下，这么不可思议地重逢了。

“他住在那里？怎么闯到这里来的？”沈刚问黑脸膛战士。

黑脸膛战士摇摇头，简单地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情况，然后说：“半个多月了，他天天都痴痴呆呆地钉在那里，从没惹过事，想不到……”

沈刚挥了挥手，沉吟起来：他为什么天天要到军管会门前来呢？半个多月前，对了，半月前，全市召开了一个坚决响应我国政府派遣志愿军，支援朝鲜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庄严誓师大会，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，自己一直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前面，难道他看见了自己？跟到军管会来了……这么说来，他的神智有时还多少有点清醒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回头

叫警卫员：“小王，你马上和市立精神病院联系一下，我们把他送到那里去……”

刚解放不久的滨海市，还来不及清除旧社会的残迹，一种崭新的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活秩序，已咄咄逼来：美国电影《出水芙蓉》、《彩虹岛》的“街招”旁边，赫然贴着《白毛女》、《钢铁战士》的电影海报。爵士乐的喧嚣音响，被《解放军进行曲》、《山那边呀好地方》的昂扬歌声所淹没，解放装、工人服成了时髦的款式，却还有不少人固守着旗袍和长衫马褂“阵地”招摇过市……就在这颇有点光怪陆离的人尘扰攘之中，一辆美式吉普车风驰电掣，向市立医院急驶而去。车上的柳直已经安静下来，正歪着身躯，口涎流淌、昏昏而睡。沈刚侧着身子，用有力的大手搀扶着他，并不时向他投去同情的一瞥。

“首长，您认识他？”警卫员小王问，看神态，首长与这叫柳直的疯子一定有过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，不由好奇心大起。

“何止认识！有着生死患难之交呢！早先他曾经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骨科大夫，还救过我——我的左腿本来要残废了，是他给治好的。”沈刚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，动情地说。

“他？还是个骨科大夫？”小王更感兴趣了。

“是啊，而且是个多么好的大夫啊！直到现在，我还记得他的师傅赠给他的诗：‘心正自有是和是非，济世岂论安与危；大千世界茫茫路，碧落黄泉振翅飞’！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我们都在上天入地，去追求自己的理想，可是——”沈刚沉重地叹了口气，又回过头来，凝望着这位疯了的老友，

回忆的翅膀，一下子飞到了庐山，飞到了那林木掩映的石级路，飞到了巍峨高耸的五老峰巅，在他的眼前，又展现出鄱鄱口的岩影波光，乌龙潭的悬空白练……真是处处血泪交织，恩仇相戚啊！十八年来的风霜雨雪，酸甜苦辣，不禁一齐涌上了心头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二 救困危沈刚得友

烟云缭绕，气派不凡的庐山，在沈刚和柳直的人生之旅中，曾经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港湾！那时，沈刚是一个普通的轿工，正在人生的旅途艰辛跋涉；而刚刚二十有三的柳直，已经是一位有五年“资历”、颇有点名气的游方郎中了。他原籍湖北，为了探求医学的奥秘，来到这奇秀的匡庐脚下，要不是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，开始了他俩坚贞不渝的友谊，从而迈开了探求人生的第一步，两人的历史还不知道会在哪个方向着笔落墨呢！

这，或许正是常言的无巧不成书吧？！

庐山，原来这座拔地而起，峰插云霄，终年云遮雾罩，使得人们难见真面目的天下第一名山，虽然进山的道路有好几条，但主要的通途，却开在南北两个方向。沈刚、柳直邂逅的那座小镇，便座落在长江南岸的庐山北麓、九江交汇之处，因称江州。这里扼长江，望鄱阳，位属全省咽喉门户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周瑜曾长期驻守这里操练水军，岳飞曾镇守这里抗击金兵，这里还作为太平天国三大据点之一，与清兵周旋了整整五年……这里山水环合，风光秀媚，历来是进庐山的第一个站头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这里当司马时，

写下了千古绝唱《琵琶行》，那时的市井已相当繁华，可是时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初，这里还不过区区几万人口，而且民生愈见凋蔽，商市愈见萧条，要不是这里历代留下许多古迹名胜，又是登临庐山的通途，从而吸引了大批游客，也支持了当地的民生，这座历史名城古镇，还不知败落到何等地步呢！

却说这天云淡天高，天气晴朗。中午时分，一位身穿灰色长衫，背着褂搭，脚登圆口布鞋，身材修长，眉目清秀，两只灵动的黑眼睛闪着熠熠神彩的年青人，从城镇中心的甘棠湖畔，沿着有名的唐代长堤，信步向后街走去。从服饰看，他不是本地人，从褂搭看，又不象是客居江州或庐山回来的游客，但从他那左顾右盼，似对什么都感兴趣的神情推断，又分明与那些慕名而来的游客并无二致。他便是柳直。

柳直是前天到江州的，本来打算从这里逆江而上，到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寻觅他的生活与人生。可是到了江州后，听说这里曾文人荟萃，古迹名胜甚多，一时兴动，遂去探访周瑜点将台、能仁寺、浪井、镇江楼宝塔、天花宫，……当他品尝着这里有名的封缸酒，吟咏着李白、白居易、王勃、苏东坡、黄庭坚……的名篇名句，再乘兴到庐山跑马观花一趟后，我们这位虽浪迹江湖，却难得寄情山水的年轻人，深深地被这里的绮丽风光、河山风物迷住了，以致留连再三，颇有点乐不思蜀了。更有趣的是我们这位早把《汤头歌诀》《内经》《素问》……倒背如流，却极少问津诗词歌赋的年轻人，居然也在行囊里添上几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诗别裁》之类的线装书。这天午后，他偶然翻到一则记述宋朝理学家周寿颐“山光水色满笼烟”诗意，在甘棠湖堤上建烟水亭，以及白居易贬谪江州当司马时，亲自督建的浸月

亭，以及江州其他亭趣的笔记，深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惭愧，为笔记作者对这些亭榭奇妙的阐发折服。心想自己亦在这些亭台阁榭流连过，竟然看不出其中奥妙，一时游兴大发，又来到镇中心的甘棠湖畔那几个亭台，留连了好半天，并一一印证笔记作者的高论，直到日已西斜才兴尽而归。

江州不大，特别镇中心的几条横街直巷，他已相当熟悉，于是从甘棠湖堤绕到后街，再从元宝巷插进前街，打算回客栈。忽然，他看到前街拐角黄记轿行前面空地，聚集着一群人。一个铁塔般高大壮实的黑汉子，正杈着腰杆，脸有忿色，和一个长袍马褂，老板模样的人数说着什么。旁边搁着一付担架，担架上躺着一个病人，看去伤势不轻，一位姑娘伏在病人身上嚶嚶而泣。

柳直走上前去，只见铁塔汉子火爆双眼，盯着长袍马褂，声音不大却外软内硬：

“黄老板，乔老大是替你抬人上小天池，失脚摔成这样的，且不说替他体恤家小，帮补两餐，预支几个苦力钱，请个大夫，买碗汤药，总该高抬贵手吧，这可是一条命啊！”

被称为黄老板的长袍马褂，身量和铁塔汉子差不多，浑身蛮气，满脸横肉，华丽的衣饰掩盖不住粗俗乖戾。只见他岔开双脚，倒背一只手，另一只手夹着一支吕宋雪茄，面对铁塔汉子，狼一般的眼光却肆无忌惮地往伏在担架上的姑娘那姣好的脸庞，高耸的胸脯，壮健而又不失苗条的腰肢瞄来瞄去，直到铁塔汉子的话音落地，他才冷冷地偏过脸来，乜斜了汉子一眼，说：“你倒说得轻巧，象拾根灯草！轿行规矩，抬一程脚，支一程钱，伤老病死，各安天命，施粥赠药，找救济院去！”

铁塔汉子强忍怒气：“好，算借，行么？先前找过大夫